

秋来也早

魏根民 著



秋来也早

魏根民 著



魏根民近作

觀潮（詩）

廟街（小說）

膩風（小說）

秋來也早（小說）

時光（詩）

ISBN 962-449-473-8



789624 494730



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H.K.\$42.00

秋來也早

魏根民著

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秋來也早（收穫系列）

著者：魏根民

封面設計：保 蓮

主編：黃東濤（東瑞）

督印人：蔡瑞芬

出版：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6-6A 好德商業大廈 6 字樓 A 室

HOLDERY PUBLISHING ENTERPRISES LTD.

F11 A, 6/F, Hody Comm. Bldg.,

6-6A Hart Avenue, T.S.T. Kowloon, HK.

Tel.: 2368 0632 Fax.: 2723 1401

印刷：華昌印刷廠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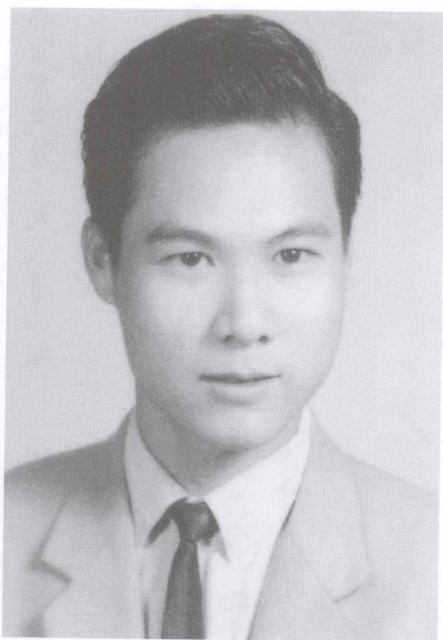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：二〇〇六年二月初版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國際書號：ISBN-10：962-449-473-8

ISBN-13：978-962-449-473-0

如有白頁、殘缺、釘裝錯漏，歡迎退換。



作者：魏根民

前言

世人大多羨慕社會名流、歌星明星、富貴之人，那些人任何事成了新聞，都非常哄動，人人爭相報道。但誰人想過，那些名流顯貴出了「新聞」，社會往往受其損害；事實說來，那些人之驚世駭俗，多數是醜聞。然而，社會最大的基層，小市民，他們的生活，他們的不幸，都被視為尋常小事，沒有誰來關心。有誰想過，他們的不幸，是社會造成的傷害？有誰想過，他們跟你同一時代，在同一個社會生活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，也許，有朝一天，會在你身上發生？平凡的人，尋常事物，其實，都與你息息相關。

作者魏根民

目錄

鳳姐阿花

.....

9

廣興泰

.....

53

秋來也早

.....

101

鳳姐阿花

被傷害被侮辱的人，我向你鞠躬

〈一〉

前幾天，阿花的姨媽打從深圳來了，帶來她的寶貝兒子小柱兒，姨媽叫來順，阿花安排她住在羅喜阿姨家裏。小柱兒未夠三歲，瘦得像頭小貓，阿花一抱他，小家伙就發抖，她心痛的要死，總是責備自己，兒子生下來，就丟在深圳！她決心將錢一個一個攢起來，一有機會，就將小柱兒搞來香港，在這邊讀書。但是，教書先生，人人像那個酸老頭，也頂叫人討厭，誰敢相信他會教好你的孩子？

酸老頭是阿花的熟客，他說自己是個教師，每個週末，他一定來。他說姓陳，但熟不拘禮，不必叫他陳先生，就喚他學禮吧，彼此也親切些。這時，他躺在阿花的牀上，抽着香煙，瘦頸伸得很長，發吼喘似的扯氣。他除了眼鏡，露出紅眼邊，翻着白眼睛。阿花做完他的生意，坐在梳妝枱前頭。她簡直不明白，酸老頭為甚麼愛犯賤？每趟一來就似個饞鬼，但做事不夠兩分鐘，好像用完整輩子的力氣，剩下一口氣快要斷了，半句鐘也爬不起來。

「其實，我自己付出很大犧牲……」

陳老師慢慢爬下牀，穿他的衣服，一邊咕嚕着說。

「我與別人不同，希望你理解，我上來找你，是體會生活，作實際的接觸，然後，給學生講點性教育……天知道，我自己實在付出犧牲……」

老頭扣好襯衣的鈕扣，再將領呔套上頸項，他瞧瞧照衣鏡，見到阿花紅噴噴的臉，指頭癢癢起來，無法結好那條領呔。

他努力要別開自己的臉，那張臉白得駭人，像剛剖開的芋頭，沒有幾莖頭髮的額角，暴出青筋。

「簡直是騷狐狸，母蜘蛛……」

他在心裏嘆息着說，老是別不開自己的臉，口角忽然向下彎，流出涎沫，於是，他從衣袋掏出拍拍，揩揩下巴又揩揩眼角，然後套上一付老花眼鏡。

他覺得，自己實在沒有力氣，渾身疲軟，又酸痛，但他知道，應該盡快離去，再待一刻，這個騷貨，遲早要了你的命！

他努力要自己鎮定，收攝心神，甚至加以道德責戒，提醒自己：「老不死，她就像你的孫女兒，也太不了多少歲，怎好又對她起心？……」

阿花並沒有理會酸老頭，她對着照衣鏡端詳自己。她看來二十出頭，容長的臉，天生一對水汪汪的眼睛，臉色紅潤，像二月裏的小姑娘。但她並不開心，輕輕咬着下唇。她不喜歡自己的臉色，無緣無故的緋紅，那樣不就成了電視裏頭，那些淫婦說的「春風滿面」了？自己日夜受人糟躡，那些臭男人爬上來，在你身上亂撞，亂咬，亂吮，自己受盡欺凌，受盡侮辱，怎麼會「春風滿面」的？

「酸老頭為甚麼不走？他站起來又坐下，你瞧他的膝蓋，怎麼抖的那樣可怕？」

她回頭瞥了陳先生一眼，有點生氣了。酸老頭一走，她就可以拉開窗簾，打開窗扇，舒舒服服吸口氣。那些臭男人，不論斯文的老頭或粗野的三行佬，一來就要拉窗簾，酸老頭甚至還要關起窗門，臭男人倒曉得，他們做的是羞事，見不得光！但天殺的，他們就不知自己身臭！上身下身，口齒腳丫，一身惡臭！他們爬上來，教你難受得要死！一陣一陣惡心真想吐出來。這個酸老頭，雖然是個斯文人，喫粉筆飯，怎知他滿身霉氣，像隔年的抹桌布，又酸又餿！不過還好，他不咬你，也不舐你，而且，也不用手指狠狠掐你的肩，相信他是個教師吧，倒也有點斯文。他的手指也沒有力掐你，灰灰黑黑的，攣着，就像煙卷長長的煙灰，小心隨時會斷掉……

「那個地產佬就可惡！他的手指就像老鷹的爪，掐進你的肉，你就直着脖子求饒！而且，他滿身死屍味，臭的比街市的坑渠更糟！」

阿花想起那個地產佬，叫鄒老闆的乾癟老頭，一想到他就教人顫慄。還好，他也是個乾油盞通芯草，沒有多少氣量，博盡老命也祇夠兩分鐘，他就軟倒。但他是個貪心鬼，氣還喘不上來，伸出舌頭就要舐你，或者吮你的姆趾……

阿花嘆了口氣，拿眼向照衣鏡盯着自己，臉色依然很緋紅，毫無道理！而且，你瞧那張臉，像個鄉下姑娘，有點傻氣，還有些害羞，一點兒也不像電視裏頭的撈女！不似，沒有賤相，眼睛也不邪，嘴角也不翹，不似……

她又生起氣來，天知道，她時不時會惱着自己。

「想想看，人家五樓丹丹，她多麼夠格，她說自己有時代感，她不瘦也不胖，頭髮短短的，齊頸熨得鬆鬆的，臉上薄薄一抹水胭脂，塗綠唇膏，上下唇中間一滴紅，你瞧見她，就像瞧見甚麼f裏頭的模特，教你羨慕得要死……」

陳老師終於站起來了，雖然兩條腿還彎着，但他倒退着走，因他的臉老別不開，頑固地對着照衣鏡。

「退避三舍……對，退避三舍……」

他到底是個讀書人，找到一句名詞，這是聖賢之言，於是他振作起來，捏着頸下的呔結，毅然離去。

「義無返顧，絕不回頭，從今而後，再也不能涉足這道門戶……」

老頭不斷在心裏唸着，每一趟離開鳳樓，他都這樣，像信徒唸咒，加強自己的自制。

但每個週末，上完課，還沒有下班，他會變得像個癮君子，燃起慾火，他就慫恿自己：「你是去體驗生活，何罪之有？已經一把年紀了，人生在世，除了自己，還有誰來順從你？找阿花去吧，再去一次……」

不過，他在踏出鳳樓的第一步，正如踏進鳳樓的最後一步，他的神情，一直保持着尊嚴，手捏領呔，步履安詳，讓人人見到，都知道，他是個為人師表的長者。

阿花等酸老頭一走開，她立即去打開窗戶，將窗簾通通拉開。她趴在窗台，貪婪地打着呵欠。初初，那些窗簾是通花的，菜花淺黃，窗戶向西，夕陽透進來真教人享受，就像坐在鄉下的河邊。後來，報紙佬，拿筆桿的程大胖子，他說，你阿花鳳兮為生，窗戶應該是綠的，羅喜阿姨作主，換上厚得像蒼苔的布簾。她害怕拿筆桿子的人，像害怕拿槍桿子的人，她在鄉下，自小見慣這兩號人欺壓民眾。所以，阿花有理由相信，自己討厭窗簾張垂着，那樣一來，自己更像隻可憐的小鳥，被關在籠裏，又罩上布簾，你準被焮死！

她打從窗口望出去，見到菜市場，轉過街口，是間超級市場，瞧見過路的婦人，拖着小女孩，娃娃穿了翹屁股的短裙，走路像隻醜小鴨，真愛煞人。她想：「怎麼不養個娃娃？但小柱兒

不好麼？蠢婦人，你該告訴自己，小柱兒是你的心頭肉！……」

阿花忽然衝動起來，要去抱抱小柱兒，讓小家活貼在心頭，暖暖臉蛋兒，習慣依偎親親的媽咪。天知道，可憐的小貓，總愛鬧肚子！甚麼五臟呀？不像娘，自己小時候在鄉下，爬滿蒼蠅的糕，叮着螞蟻的餅，爛萍果，她都喫得津津有味，肚囊屁孔哼也不哼。小家伙大約像他爹，但像那個爹？別理他——天下男人都是狗，是畜牲！謝謝老天，小柱兒，他有個親娘就夠了！

「怎麼搞的？那個姨媽，給小柱兒喫了甚麼東西？她總說沒事，灌他一粒喇叭丸，小祖宗暖了兩口氣，又要嘈着喫糖糖，喫餅餅……」

阿花這樣想，那個姨媽，你拿她真沒有辦法，自己說過多少遭了，小不點不能喫太多糖！她急起來了，衫也不換一件，要過去瞧瞧，小柱兒有沒有睡午覺，昨兒買的肥仔水，給他喫過幾湯匙？

誰知，電話響起來了，阿花一聽，是乾癟老頭鄒老闆，他的嗓子嘎得要命，滿口蟲蛀黑牙齦，聲音漏風，一聽你就心寒。老淫蟲說，午後會過來，叫她洗乾淨身子，腳板拇趾洗三道，刷光滑些。阿花憂愁起來了，今兒禮拜六，跑的是夜馬，老淫蟲一定上來找她。鄒老闆頂信運道，認為阿花生的福相，龍口旺，接過她的財氣，賭馬贏數就高。但是，阿花很討厭他，雖然，三年來每個月，他準來幫襯你十二遭。乾癟老頭是個頂囉嗦的人，臭氣又大，又貪心，薦枕費他倒不欠你，三年來清清楚楚的，每趟付你三張紅外加八塊小費，取它「生發」好意頭。但他總有挑剔，嫌你的腳趾味道不夠騷，拿指頭掐你的肉，你叫的也不太淒厲！羅喜阿姨教她，到燒味店買一截臘鴨尾，搓搓腳趾，老淫蟲吮了保證騷進骨子裏頭去。阿花是個老實人，不做這等腌臢事，她試試用唾沫搓腳趾，老淫蟲吮過了，點頭道：「雖然不夠騷，甜甜的，也滋味。」但他的鷹爪手，一招進你的肉，你自然要叫媽，還說叫的不淒厲！天殺的，有朝一日，你在電車路仆倒，準

教車輪軋斷你的爪！

阿花閉起眼睛，一想到乾癟老頭的爪子，黑骨骨的，她的心就發毛，冷汗從背脊冒出來。「理他呢，這些年來，比這更痛苦的磨折，也經歷不少，肉痛痛過不痛，但屍臭惡毒，千萬別沾在身上，惹染了小柱兒，可不得了……」

阿花這樣想着，心裏頭更焦急，趕在老頭兒上來之前，先過去瞧瞧寶貝兒子，該是最緊要的事。

於是，阿花照顧門好門戶，匆匆趕去羅喜阿姨那邊。羅喜住家也在四樓這一層，是D座，經過B座與C座，隔兩間房就是了。她在三樓也有一間房，用來做生意。羅喜阿姨是個見過世面的女人，生得高頭大馬，人人叫她做胭脂馬，年輕時很風騷，在灣仔的酒吧坐枱，也在灣畔做蘇絲黃，吊水兵的膀子。她的經歷深，人面廣，黑白兩邊都有熟人，目前在這個環頭，她算站住腳根了。

阿花經過B座，那是黃太的住家，門扇敞開了，拉上鐵閘，廳裏沒有人，但開着大喇叭的電唱機，財財——發發——財財的大吼着，嘈得人震耳欲聾。C座也是中門大開，嘈的更厲害，響起高低喇叭，溫磨——吐磨——溫磨的叫嚷。原來，黃太在那兒，跟何師奶在一起，兩人正在廳上跳着健康舞。兩個婦人胖得像津巴布山婆，而且，祇穿內袴，兜着胸圍，兩團臀四包奶，大腿臂膀一節一節的肉，拋得很起勁。阿花用眼角瞄瞄，皮膚就起疙瘩，她忽然擔心，自己上了年紀之時，會不會像兩個肥婆一樣？噢天，鄉下一頭豬，也沒有那樣醜怪！

黃太與何師奶做噏弗，每星期至少有兩遭，樓上樓下的住家，也習慣了那種囂張的聲浪。但平常時日，你做鄰居的也不好過，B座與C座兩戶人，也會敞開大門，廳上開了兩枱麻將，從上午到中午到深夜，竹戰打的嘩里啪啦。有些日子，沒有麻將響，也關了門，但時時會聽到大聲爭

吵，咒罵，拍桌子，摔傢伙。罵人的調調也頂絕，仆街，冚家劇，你老母隻蟹，臭篙，爛B，連珠炮響，阿花雖然操羞業，聽了也惡心。

聽說，黃太何師奶的丈夫，都在內地做生意，賺大錢，很少回來。誰都知道，香港佬在內地，那一個不包二奶？以前，阿花在內地，見到香港男人就害怕，香港佬都是洋狗，比內地土狗更愛咬人！長安街，布吉，上埗那間工廠的打工妹，沒有被香港老細、管理、司機等人凌辱過？你想，揀斯文工做，到酒樓商店做女侍，好些吧？情況更糟，老闆管事的，不論香港佬或土佬，都是公狗，拿你當母狗，隨時隨地侵犯你。而且，玩厭了，便當你是喫膽的，賞給手下狗腿子。你不肯就範，不順他們的意，立刻被辭退，你祇好回鄉踩牛屎。你敢抗爭，投訴，提防着吧，那一個夜晚，你會忽然被人綁走，賣去海陸豐，給老掉牙的山農做老婆，比母豬活得更賤！南下打工的外省妹，都認為，女人就是命賤，你一出門，做不了良家婦女。反正，那些臭男人，狗子，祇愛你的肉，為啥白給他？就拿肉賣給他，也賺兩個錢，於是，女人都甘心做二奶，做三陪。香港的師奶，怎知她們的苦楚，理會她們的委屈？香港女人祇會罵二奶，罵三陪，甚至歧視內地任何女人；香港女人怎麼不管管混帳男人，該罵的，是她自己的丈夫！

阿花對黃太何師奶，倒有點同情，心想，假若她們的丈夫愛家，不冷落妻子，兩個婦人也不會天天胡鬧。人家說，鄰舍三分親，她阿花見到兩位太太，總是很客氣，友善地笑笑。誰知黃太何師奶，看來有點變態，見到她好像見到仇人，凶神惡煞的瞪眼，咬牙切齒，鼻孔哼哼，拱起大屁股就走。阿花心想，她們歧視自己是做鳳的，那也罷了。不過，阿花心安理得，自己不騙人，不害人，拿皮肉賺錢，跟流血汗賺錢一樣辛苦，這是上天安排，命中注定，沒得怨。

阿花也不生氣，告訴自己說：「體諒，體諒人家吧，她們都被丈夫害苦了，變態了……都是臭男人，專作孽！」

阿花來到D座，羅喜阿姨的家，門楣上頭架了八卦，門口安了地主，甚麼時候也會撒了紙錢。她按響門鐘，開門讓她進屋，是月好，她是羅喜的女兒，約莫十五歲，瘦臉尖下巴，但眼睛很大，瞪着人瞧眸子轉也不轉一下，像貓頭鷹的眼；手長腳長的，似乾柴枝。阿花一眼瞧見，小柱兒坐在沙發上，盤着腿，像個小老頭，皺着愁苦的臉，她急忙走前去，一把將兒子抱起來，貼到心口。小家活縮起背，像頭小貓的顫抖，噁了兩口氣，哇一聲就哭起來。阿花心痛的緊，亂親兒子的額，臉蛋，下巴，咂嘴說：「乖乖，寶貝，你別哭，親親媽咪，媽咪親親……」

「喫糖糖，喫糖糖……」

小家活抽噎着，委委屈屈的，小嘴拉成倒8字。

阿花一下子明白過來，小家活在撒嬌呢，誰說他怕見娘？你瞧小不點，他倒聰明，知誰疼誰不疼，撒你的嬌！阿花簡直高興起來。原本，她限制兒子喫太多糖，怕影響腸胃，但你瞧他的模樣，可憐兮兮的，這一遭，你就讓他順心順意吧！

「但是，姨媽呢？來順阿姨，她將糖收到哪兒？老天爺，她丟下小柱兒，自己跑到那兒浪姣去了？……」

阿花瞧瞧月好，搖着頭，嘆了口氣。

月好在沙發那邊趴着，翻着一本娛樂雜誌，漫不經心地，揭去露光的晚裝，揭去女星在機場脫內袴，揭去宇多田的兜肚，一頁一頁的揭。

「她到三樓去了——」

月好說，聲調像老處女，嗓子逼得很尖。

「老天爺，她就愛錢，幹那種營生！……」

阿花說，她有點生氣，抱着小柱兒，自己到一間房去，找糖糖。